

怪癖少年

卧龙生 著

怪癖少侠

卧龙生 著

上册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

22268149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

内容提要

此书卧龙生先生最得意奇作，武打奇功迭起，扣人心弦，爱情如泣如诉憾人心扉，溶仇情冤为一体，绘恨险为一炉，乃艺海中一支明亮的火花！。

本书文辞之精美曲折，手法之高妙。均达上乘造诣，沉醉其中，如痴如迷，读后令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残状，一睹为快。

本书主人公一出江湖，就遭到江湖各大门派的追杀，为查明事实真相，遍走天涯，血雨腥风！步步惊魂。在追查元凶时，得到几位武林侠女的帮助从而顺利查出真凶，与几位武林侠女的关系也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，而最终都离而去，留下一片孤独的惆怅！

第一回 风雨剑侠

狂风，挟着倾盆雨点，扫过一片漆黑的原野。

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，划破了黑暗的幕。

这时，正在二条身形快似闪电的人影，在狂风暴雨包围之中，纹作一团，进行着舍死甬生的恶斗。

突然，那两条人影一顿，停止了挪。

只见一人的长剑已抵在另一人的心口之上，敢情他们已是分出了胜负。

只要胜利长剑一送，那另一个人的生命就将随着这阵暴风雨而去。

胜利者黑巾蒙面，看不出年岁大小，但那失败者只有二十岁左右，长得五官端正，英气勃勃。好一条年轻汉子。

不但未缩畏后退，反而一挺胸迎了上去……。

长剑向下一划，胸口露出了坟起的胸肌，衣服被划开了，却未真的伤着他丝毫。

那蒙面人一抖腕，剑势又恢复了原状。

那年轻，双目陡然一厉，冷笑一声道“朋友，在下学艺不精，败在你手中，有死而已，你不要想恃技凌人，对在下刻忌侮慢，那就莫怪在下要口出恶言。”

那蒙面人忽然哈哈一笑，手，长剑一缩，倒转入匣手一抱拳，“朋友，今天对不起，拿起你的剑，

那年轻人一怔道：“你就这样放了我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你不杀我，我可和你没完没了，除非你把紫苏丹还给我去复命。

那蒙面人暴喝一声道朋友，你自”己要找死，那就不得我无情了”。

手中寒光一闪，长剑又脱而出，向那少年人分心刺去。那少年人不避不让，双目一闭，甘愿就死。

那蒙面人手中剑势一侧，用剑身拧了那少年人一记耳光，骂道“混蛋，我问你，你这样死了，算是为什么？”

那少年冷冷的道“为了忠于我的职，那蒙面人忽然长叹了一口气，又把长剑插回，双脚一顿，身形疾射而起，向狂风暴雨之中奔去，

那多年俯身拾起自己长剑，社疾追下去，而日口中还大叫道“你不还给我紫苏丹你便莫想脱得了身”

两人一前一后，追了个首尾相接。别看那年视人败在那蒙面人手中，一身轻功却是相当不弱，追得那蔡面人竟有些喘不过气来……

紫面天神蔡飞云冷眼一扫，眼见各派高手均已伤亡已尽，心头不尽一寒，道声“卓可巴，你的手段未免已太残酷了！”

未待他话完，红衣喇嘛一阵狂笑，神情狂妄已极地道：“蔡大侠来得正好，贵邦九大宗派的精英，佛爷均已一一领到果然名不虚传，嘿嘿，现在就缺你蔡大侠一个，嘿

早在二十年前已不用了，自在沙漠称雄之后，向以红鹰老祖自居，此番前来中土，已有数十位武林高手丧命在他手里，却连这僧番是何来历都未弄清，想不到紫面天神蔡飞云竟能直呼他出家前的俗名，怎不令他惊诧？

一愕之后，红鹰老祖狞声道：“蔡大侠果然见识高人一等，居然识得佛爷二十年前就舍而不用了的俗家姓名，敢情蔡大侠曾到过关外？”

紫面天神蔡飞云正色道：“卓喀巴，你别以为此来中土，是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老夫早已获得消息，只因家中有事耽搁，才匆匆赶来迟了……”

红鹰老祖怪目一翻，轻蔑道：“呵呵，原来蔡大侠是闻悉专程赶来，这倒省得佛爷往四川走一遭啦！久闻蔡家金刀享誉武林，犹在九大宗派之上，佛爷此番前来中土，承武林中朋友们看得起，出动了五位掌门，及各派百余高手，佛爷均已拜会过了，如今连蔡大侠也不辞跋涉赶来，实乃三生之幸，今日佛爷能一会蔡家金刀，纵然横尸当场，也不枉此来中土一行啦！”

紫面天神蔡飞云闻言，沉声道：“卓喀巴！你听着，我蔡飞云已封刀十载，纵不过问江湖是非，但你此番受那六煞七凶等武林败类纵涌，持强侵犯中土，妄图逞你匹夫之勇，实是自取灭亡，需知中土武学乃千年百代之传，业已根深蒂固，岂容外力相欺，今日我蔡某在，就决容不得你放肆！”

红鹰老祖迷起一双怪目，似睁似闭，仿佛这些话根本听不入他耳去。只是嘿嘿连声冷笑，似乎并未把这位名满天下的蔡家唯一传人放在眼里。

这等狂傲之情，可激恼了那和尚，和尚不是别人，正是

少林派掌门天一大师，此番因闻红衣喇嘛纠合六煞七凶，侵入中土，妄图称霸武林，乃亲率八名弟子赶来，想不到对方实力太强，八名弟子悉遭毒手，若非紫面天神适时赶到，出手相救，连他自己也难逃此劫哩！

天一大师痛失本门八位弟子，悲愤之情可想而知，此时见红衣喇嘛状至狂妄，更激起了心中怒火，跨步上前道：“蔡施主远道而来，且歇一歇，容老衲……”

言犹未了，那昆仑派第二高手清真上人已挺身而出，接口道：“贫道两位师弟，及门下均遭番狗毒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大师应让贫道扰个先才是。”

红鹰老祖见二人争先出手，不由狂笑道：“嘿嘿，适才若非蔡大侠救你们一命，佛爷早已超度了你们，现在居然争先恐后起来，岂非恬不知耻！”

僧道二人顿时面红耳赤，不禁恼羞成怒，陡闻一声大喝，和尚竟已抢先发难，凭空一记少林正宗罗汉拳，直捣敌胸！

少林派乃武林一大正宗，罗汉拳更是达摩祖师所创，数百年来历代相传的佛门武学，尤以一派掌门之尊的天一大师施出，盛怒出拳，威力自是非同小可，一拳既出，威风八面，端的是势猛力劲，非比寻常！

但那红鹰老祖武功自成一家，沙漠中苦练数十载，内外兼修，尤以内家功夫，已臻登峰造极之境，此番雄心万丈，与中土江湖上闻名丧胆的六煞七凶沆瀣一气，以向各派挑衅，实有霸称天下之意，那会把对方一记罗汉拳放在心上。

冷笑声中，只见他随手一抛宽大袍袖，喝声：“去吧！”

就这么随手一抛之势，已然拂起一片绝强劲风。

天一大师深知对方功力深厚，见势逼得把拳一收，跟着身形向斜刺里一飘，双拳交错，旋身连欺两步，二次出手施出一招“降龙伏虎”，直取敌人中盘，其快犹似闪电！

要是换作旁人，谁敢让这和尚近身，但红鹰老祖却是不闪不避，面带狞笑，单掌朝外一翻一递，居然硬接对方双拳。

和尚大为吃惊，想不到红衣喇嘛竟敢如此轻敌，若非他自持功力深厚，那敢这般硬拚？

天一大师毕竟身为一派宗师，明知对方功力还在自己之上，此时此地他也顾不得许多，飞快地暗忖道：“现有紫面天神在旁掠阵，可为自己后盾，纵然这一硬明知吃亏，好歹也得让对方损耗不少真力！”

念及于此，和尚陡地把心一横，开声吐气，两道拳风原式攻出，已将毕生功力悉数贯注，旨在孤注一掷。

紫面天神蔡飞云是旁观者清，一见和尚动了真怒，不退反进，心中暗吃一惊，欲待阻止已然慢了一步。

只听得轰然一声爆响，双方真力已然撞上，那红衣喇嘛身形仅只微微一晃，并未稍退，天一大师却被震得连退两步，血气翻涌，脸色立成惨白，显然已受内创。

清真上人大惊失色，轻啸一声，人到剑出，三尺青锋直取敌喉！

红鹰老祖身形微晃，避开剑锋，冷森森地讥道：“堂堂昆仑高手，竟出冷剑！原来贵邦武林中人物，却是这般成名的么？”

清真上人自知这一剑攻得不够光明磊落，顿时愧忿交

进，气得二话不说，三尺青锋一拔，剑走轻灵，刷，刷，刷一连三剑，分取红衣喇嘛“璇极”“华盖”“巨阙”三大要穴。

这一招式，同时向三处致命要害攻到，正是昆仑独步武林的“太乙剑谱”中，最具威力的“剑气刺穴”绝高手法，非到生死关头，从不轻用，端的厉害无此！

剑如寒虹振起“嘶嘶”剑气破空之声，电光石火般到了红衣喇嘛三处要穴。

红鹰老祖不知是不识厉害，抑是自负武功盖世，居然不闪不避，面带狞笑，陡地双袖齐拂，卷向了对方剑锋。

“呛”地一声，“嗡嗡”余音不绝，袍袖一角正扫在剑身上。

清真上人猛觉虎口一震，麻痛欲裂，长剑险些脱手飞出，心中不禁大骇，顿时惊得一楞，竟忘了出手。

天一大师大喝一声：“好番狗！……”

方待负伤出手，奋身相拚，却被紫面天神蔡飞云拦阻，婉言道：“大师不可意气用事，蔡某远道赶来，岂可老是掠阵，也该领教一下大漠武学啦。”

言毕，反手向背后一探，已将那口九环鱼尾金刀亮出。

十年以前，紫面天神蔡飞云出面排解一场纠纷，误伤好友火眼苍龙侯一平，几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，使川境高手造成一次火拚，因而引咎自责，从此封刀，不再过问江湖是非，方始平息了那次意外争纷。

想不到十年之后，他却是应武林九大宗派掌门联名函邀，请他再度出山。

金刀一亮，紫面天神蔡飞云顿觉雄心复炽，豪迈之气不减当年！

红鹰老祖见状，嘿然冷笑道：“这才是呵，九大宗派何足言道，今日能一睹蔡家金刀，才足了却生平一大宿愿，何幸何幸，哈哈……”

笑声犹未落，陡闻一声厉叱道：“番狗！休得大言不惭，要会九环金刀，先得看你能不能接得下小爷这口单刀！”

随着这一声厉叱，人影连起，乱石中一连掠出了五个人，四个年念相仿的劲装少年，一位雍容端庄的妇人。

发话的正是那年纪较长的俊伟少年，手提单刀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端的一表非凡！

红鹰老祖乍见这五人现身，微觉一愕，似乎自负武功盖世，事先竟未察觉除了蔡老头外，乱石中居然还有五个人，委实是自己失察了。

但他及见是些妇孺之流，不禁哑然失笑，狞声道：“我道中土武林为何成不了气候，原来你们把这些妇孺之流，也来滥竽充数，岂不怕貽笑大方？”

那年纪较长的少年，乃是紫面天神蔡飞云的长子，名唤家忠，次子家孝，老三家仁，老四家义，幼子家麟，年仅十二岁，此番留在庄上，未曾一起带来。

提起四川境内的两大世家，素为武林所称道：那就是所谓的“北剑”与“西刀”，西刀即川西蔡家金刀，北剑则是指的北川盛家堡的飞剑圣手盛保年，紫面天神蔡飞云之妻映霞，正是盛家堡主的掌上明珠。

当时北剑西刀联姻，传为武林佳话，真是锦上添花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哩！

蔡氏夫妇年近半百，膝下生有五子，除幼子家麟性好文墨，长子次子从父学刀，老三与老四则随母学剑，四兄弟各得父母亲传，家学渊博，虽小小年纪早已练就一身内外功夫，尤以蔡家金刀与盛家剑法，更是各有千秋！

且说这蔡家忠毕竟年青气盛，血气方刚，一听红衣喇嘛出言轻蔑，不由怒火中烧，俊目一扬，怒声喝道：“番狗，你不必只说大话不办事，有多大本领，先施出来让你小爷看看斤两！”

红衣喇嘛怪目朝上一翻，不屑地叱道：“娃娃，你还不配！”

蔡家忠顿时勃然大怒，喝声：“番狗，看刀！”早已横刀递出。

紫面天神蔡飞云欲阻不及，急向其妻一施眼色，足下已向前移动了两步，暗中蓄势待发。

盛映霞微微颌含首，纤手向怀中一探，早摸出三把三寸来长的小剑，暗自合在左手掌心，以备必要时出手抢救。

蔡家忠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他那知对方红鹰老祖的厉害，这一刀横递而出，正是“蔡家刀法”精学，招唤“顺水推舟”，势猛力沉，真个是有进无退，不愧是将门虎子，面对如此劲敌，竟然毫无惧色！

红衣喇嘛见这后生出手如此沉猛，微觉一愕，随见他嘿然一声冷笑，面露杀机，倏地将那宽大袍袖向前一拂，已向来势卷去。

蔡家忠倒也不敢夜郎自大，未待对方袍袖卷到，已将刀势一偏，刀锋斜砍番僧足踝，变招之快，使得那红衣喇嘛也暗吃一惊，心忖道：“这小子好快的身手！”

念犹未了，刀锋已向足踝砍到！

红衣喇嘛嘿然一声冷笑，竟未闪避，一刀正欲在足踝上。

蔡家忠方庆得手，不料虎口猛受一震，刀锋直似砍在铁石上一般，那番僧非但毫无伤损，反使他单刀几乎脱手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蔡家忠犹未及撤回单刀，那红衣喇嘛早已一声爆喝，双手暴出，十指箕张，十股火灼指风电射而至。

紫面天神蔡飞云见状大惊失色，正待出手抢救，却见蔡家忠不慌不忙，一式“怒鹤冲天”，身形一拔而起，凌空身形一变，演出“鹞子大翻身”，身子竟然向红衣喇嘛后面落下，

这少年身子果然不弱，就凭这一下临危不乱，凌空变换身形的沉着，就已赢得了在场两位武林高人的喝采，暗自钦服不已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蔡家忠双足才一点地，“呼”地一刀已向红衣喇嘛后腰递出。

这一刀来势既猛又快，纵然那红衣喇嘛是钢筋铁骨，练就了一身刀剑不入的工夫，也万万不敢以血肉之躯，硬挨上这么一刀。

但这红鹰老祖岂是等闲之辈，脑后就像生有眼睛一般，眼看刀锋已到，陡见他双袖往后齐拂，狂风骤起，逼得蔡家忠收刀暴退，始堪堪脱出劲风范围。

蔡家忠一口气尚未缓过来，眼前红影一晃，直似一团火球扑面，心中大骇，一股火灼劲风已然卷到。

红鹰老祖掌发如雷，似已动了杀机，欲将这后生一掌毙

命，方解心头之气哩！

好个将门虎子的蔡家忠，面对如此强敌，居然不畏不惧，沉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掌心朝向一翻，真力泉涌而出。

紫面天神蔡飞云大惊，方叫出一声：“忠儿，快……”

“退”字犹未出口，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，接着那少年发出一声闷哼，人已被震退丈许，口喷鲜血，仰面栽倒。

就值此际，盛映霞痛叱一声：“好番狗！”寒光疾射，三把飞剑早已飞出。

红衣喇嘛急将飞袖拂卷，竟未能震开三把飞剑，惊得连连退两步，虽未被剑击中，三把飞剑却全刺穿袍袖。

需知红鹰老祖内功已臻登峰造极，生平不用兵刃，双袖布满真力，虽断金削玉利器，也休想能损伤他分毫，不想今日竟被一介女子的三把飞剑，悉数刺穿袍袖，焉得不令他吃惊？

他那里知道，盛映霞的这一手飞剑绝技，乃是其父飞剑圣手盛保年，生平仗以成名的独门武学，别小看了那飞剑长短不过三寸，实乃精钢千锤百炼而成，加以内家真力打出，纵有“金刚罩”“铁布衫”等不畏刀剑工夫，也万难抵挡得住哩！

适才红鹰老祖若非退得快，岂止只刺穿了两只袍袖，身上怕不多了三个窟窿！

盛映霞爱子心切，飞剑脱手打出，也不管打中敌人没有，娇躯一纵，已向其子扑去，急急察看爱子伤势。

这边紫面天神蔡飞云沉喝一声，身犹未动，可早已激怒

了蔡家孝，蔡家仁和蔡家义三兄弟，眼看长兄负伤，倒底手足情深，立时按捺不住，只听得他们怒骂一声：“番狗！”刀剑齐挥，向那红衣喇嘛扑了上去。

蔡氏兄弟的一刀双剑同时攻出，端的威力惊人，但那红衣喇嘛依然狂态不减。冷笑声中，陡地双袖齐拂，狂风怒卷，硬生生把三个少年的攻势逼住，虽尽生平所学，亦是近那番僧不得。

紫面天神蔡飞云既见三子出手，顾及自己身份，不愿落个以多欺寡之名。正在犹豫未决之际，天一大师似已看出他的心事，于是迈前两步，低声怂恿道：“蔡施主，不必顾虑太多了……”言下之意，分明已是促其即时出手。

紫面天神蔡云飞未置可否，只把头微微一点，正值此际，忽闻其妻放声痛哭：“忠儿，你死得好苦呵……”

紫面天神蔡飞云闻声，心头猛可一沉，神色大变，急忙侧身看去，只见盛映霞正蹲在地上抚尸痛哭，其情好不惨然！

这位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叱咤风云大半世的铁汉，至此也不禁凄然欲泪，心中既是悲痛，又是愤恨，陡见他脸色一沉，振声喝道：“孩儿们，给我退下！”

这一声大喝，直似晴天霹雳，响激云霄！

蔡氏三兄弟听得这一声大喝，父命不敢不从，只得强忍胸中悲愤，各自收势跃开，向那番僧怒目而视。

红鹰老祖虽是初涉中土，但对蔡家金刀却是风闻已久，今日一见紫面天神蔡飞云身如巨神，精神奕奕，不露老态，已知此老果然名不虚传，可能就是自己生平真正劲敌！

是以他适才与蔡氏三兄弟交手，并未施以全力，此时见对方喝退三个后生，态势已然摆明，他可不敢枉自尊大了。

第二回 大义震天下

双方怒目相对，默默不发一言，正是大战一触即发的一瞬！

一旁的天一大师，暗与清真上人交换了个眼色，彼此心照不宣，于是凝神屏气，暗地里蓄势待发，准备在必要时，双双出手助那紫面天神蔡飞云一臂之力。

正值此际，忽见盛映霞跳将出来，满面泪痕，痛声斥道：“番狗！还我儿命来！”话犹未落，身起剑出，三尺青锋已向红衣喇嘛刺到。

这一剑来的之快，犹胜电光乍闪！

红鹰老祖虽见对方不过是个女流之辈，但他适才已尝到那三把飞剑的厉害，知道这女子非比寻常，必然大有来头，且强敌虎视在侧，实不敢稍存大意。

因此未待对方剑到，已将双袖齐拂，卷起一片绝强劲风。

盛映霞攻势受阻，但因痛失爱子，已然不顾厉害，轻点莲足，斜身飘进，三尺青锋一抖，竟不惧对方袖风狂劲，连连攻出两剑，

盛家剑法果然名不虚传，盛映霞深得其父真髓，虽在悲痛之际出手，剑路依然稳健有力，寒光直逼那番僧胸腹之间。

红鹰老祖万想不到，自己以数十年功力修为，双袖齐

拂，居然未能阻止那妇人攻势，心中微凛，不觉勃然大怒，双袖猛可一抛，直朝对方剑上卷去。

盛映霞面罩寒霜，泪痕未干，心中实已悲痛欲绝，两剑攻出硬生生被那番僧双袖卷拂之力所阻，她那肯就此甘休，银牙一咬，剑势一偏，刷刷刷又是三剑连环攻出。

三剑虽是先后攻出，但因出手太快，竟似三柄利剑同时攻到，施的正是盛家剑法的精学，剑身满布内家真力，端的狠猛绝伦！

红鹰老祖连被逼退两步，气得哇哇怪叫，只见他眼珠子一弹，两道凶光毕射，肩头微沉，掌心倏地朝外一翻，猛然发出一股强劲掌风，迎着来剑轰去。

盛映霞毕竟出身武学世家，乍见那番僧出掌，就知对方手底下确是硬扎，心中不由凛然，当下强自一忍，未待那排山倒海的掌力轰到，赶紧撤剑纵开。

未待她身形落定，眼前红影一晃，那番僧竟如影随形而至，轰轰两掌快逾电光石火般递到。

盛映霞把心一横，柳条眉儿倒竖，不退反进，真个豁出了性命，三尺青锋一挺，直取敌喉，好狠的一招，“狂蜂刺蕊！”

红鹰老祖见这一剑来势奇猛，分明是两败俱伤的硬拚，不由一声冷笑，撤掌暂避其锋。

盛映霞可是得理不饶人，连连两次欺身暴进，剑发如电。

冷笑声中，红鹰老祖纵容闪开雷驰电掣的一剑，紧跟着一个大踏步，猛然轻舒右臂，骈指如戟，随着那突进之势，钢指已向那妇人“肩井穴”部位点到。

指犹未近，一股火灼指风已然先到，那份准头，就似用尺量好了似的，那份力道，更如穿云碎石之劲！

盛映霞暗惊不妙，收势已然不及，眼看身陷险境，千均一发之际，陡听得连声喝叱：“好番狗，休得猖獗！”

蔡氏三兄弟眼看其母涉险，刀剑齐挥，再度出手，三件兵刃同时攻到。

红鹰老祖那把这三个后生放在心上，原势直逼那妇人，只将袍袖往外一拂，已将那三个少年扫开，未能近得了身。

但他这一分心，却给了盛映霞脱险之机，身躯急晃，巧施“移形换位”，火灼指风擦肩而过，其间险不容发。

盛映霞虽未被那番僧指风伤着，却已惊出一身冷汗！

未待红衣喇嘛再度出手，她已急向怀里一探，暗握三把飞剑在手。

这边蔡氏兄弟见其母脱险，心中一宽，精神大振，一刀双剑采取一味抢攻，以拌制那红衣喇嘛手脚。

盛映霞那会不知三子的用心，见机不可失，当下那敢怠慢，揉身挺剑，以全力施出独步武林的盛家剑法。

母子四个这一联手，四面围攻，倒真给那番僧极大威胁，虽仗本身功力深厚，倒也不得不沉着应战，尤其盛映霞的飞剑，更足令他心惊胆寒。

红鹰老祖此时显然已动肝火，双袖齐拂，势如狂飙怒卷，数丈之内沙飞石走，声势好不骇人！

但那蔡氏母子四人，竟在这沙石飞扬中穿来扑去，直似穿花蝴蝶一般，刀剑轮番攻出，间或同时攻到，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无奈那番僧武功确实太高，母子四人虽尽全力，施展了